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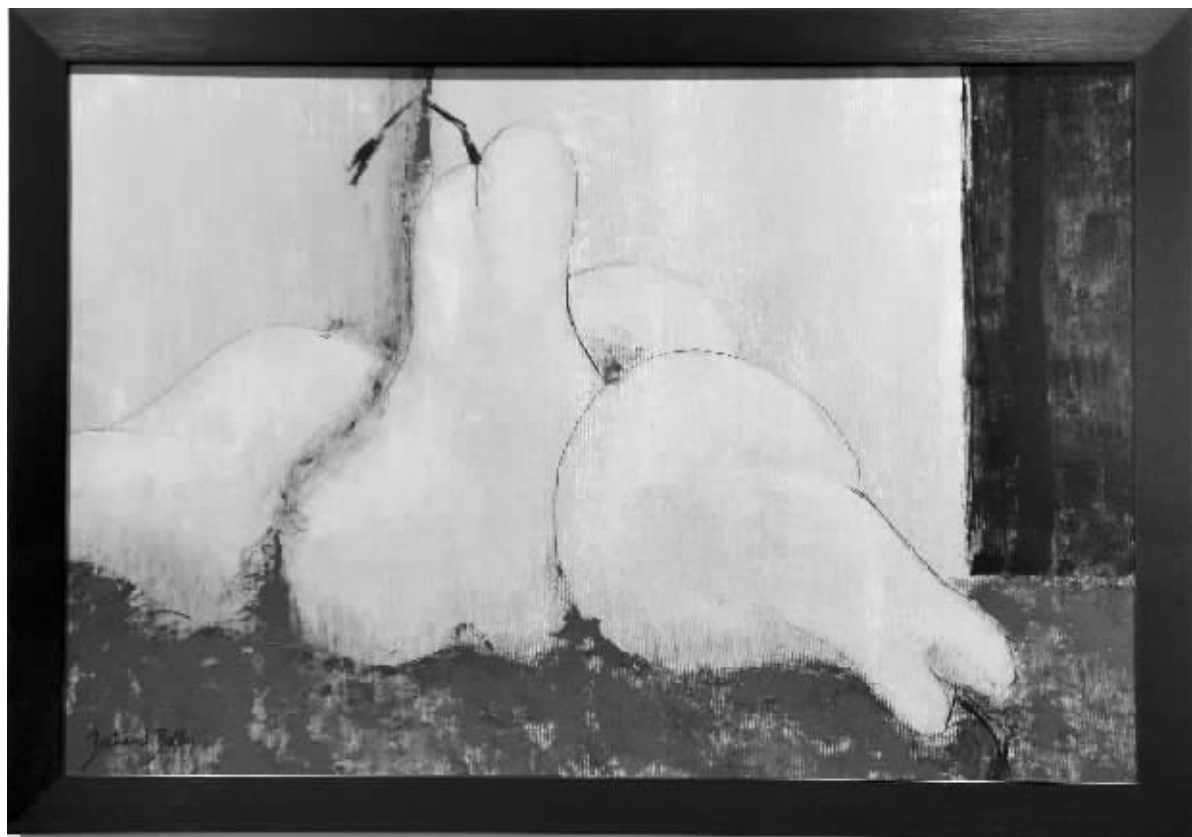
艺术品鉴赏平台
艺术家推介平台
关注

现代快报

A31

2012.5.19 星期六

责任编辑 李欣
美编 时芸 组版 徐杨



贝特朗·巴龙《梨》

巴黎对画南京—— 找不到两个相同的梨

巴黎对画南京

展览地址：南京梦都大街奥体北
大门内更斯艺术馆

展览时间：5.15~5.22

贝特朗·巴龙：法国著名画家，1945年生于摩洛哥，祖籍法国里昂，家族第五代艺术家。巴黎大学教授，曾在北美、非洲、亚洲及欧洲等国家工作过，出版多部专著，发表论文上百篇。在法国的巴黎、里昂、图尔、比阿里茨、夏纳等城市及突尼斯、越南、巴基斯坦等多个国家举办过个人画展。

杨小民：中国画家，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，1972年生于江苏徐州，现任南京大学东方书画艺术研究中心副主任，《中国佛教艺术》执委，南京大学出版社艺术室主任，江苏省国画院特聘画家，江苏省中华文化促进会理事，江苏省文联书画研究中心研究员。作品参加各类展览并获奖，出版画册多部，发表论文多篇。



贝特朗·巴龙《北极光》

这周，一场名为“巴黎对画南京”的画展在南京开幕，巴黎的优雅，南京的墨韵，让画展上出现了不同地域不同形式的碰撞。西方的油画，中国的水墨画，远道而来的巴黎著名艺术家贝特朗·巴龙与江苏艺术家杨小民携手办展让所有观众都发出了内心的感叹。“对画”之余，中西融合，多了一份洋派的古典、浪漫的墨韵，整场找不到一张相同的作品，它们站在各自的故事里“对话”。

一幅幅挂在墙壁上的作品，它们不同形式，一为油画一为水墨画，它们来自不同地域，巴黎和南京，它们无法对话，却已然“对画”，它们互相诉说，互相比衬，使整个展览大厅产生了强烈的共鸣。杨小民认为，“把各自的作品放置同一空间，比任何语言更直接”，“对画”的意义在于这是艺术家最简单、最主动的交流方式。

谈到杨小民的画，无论是山水，还是人物，都透出人之初性本善的悲悯，他说“搞艺术要有殉道精神，殉道就要触摸生命”，他说：“我不奢望这些作品能够为那些生命树碑立传，我只想用笔下的焦墨盒线条记录如此平常而又鲜活的生命状态。”杨小民笔下的《母亲》，线条凝练、枯笔皴擦表现出母亲特有的勤劳、善良，他刻画的母亲让人找到了中国母亲的常态。杨小民作品还关注在城市扩张中逐渐消失的村庄，以及城乡更替的进程中焦灼的人群。

贝特朗·巴龙说，他画梨子，从来不是按照一个实实在在的梨子去依样画瓢，那一种感觉，一种灵感，一种色彩，一种抽象的表现。贝特朗·巴龙的作品演绎了一出简单却又不平凡的剧目，展览展示了他的静物作品，优雅安静，却系着贝特朗·巴龙内心更深层次的力量。也许是一个浪漫的黄昏，一个激烈的场景，在灵感迸发的刹那，贝特朗·巴龙寻摸着那种感觉，抽象却准确地记录了他当时的想法，完成了画作《梨》，画面注重色彩的对比和晕染，营造出如真似幻的意象。《梨》主体三个梨子饱满敦厚，却没有细微刻画，运用朦胧的艺术表现手法，将黄色的梨子配以饱和度较高的宝蓝色衬底，对比强烈，神秘而又充斥着矛盾，贝特朗·巴龙不拘于形，表达手法浪漫又略带张力，将情感传达给每一个观看他绘画作品的人，让人们感受到艺术与情感交

融的美。

而《梨》是独一无二的，贝特朗·巴龙是唯一的，杨小民是唯一的。“人不可能踏入同一条河流”，人在改变，在前进，河流里的水在淌，汇入新的江河湖海。艺术里更不可能出现两个相同的“梨”，艺术的复制、模仿、临摹，最重要的是在汲取精华的同时创造。展览中颇吸引眼球的是贝特朗·巴龙的组画，他对绘画大师戈雅的作品《1808年5月3日夜的枪杀》进行了“挪用和篡改”，有意思的是从临摹原作，到临摹的草稿，最后则是他的创新之作《调转你的枪口》：把戈雅原作中对准犯人的枪口调转了过来，只刻画了一支扛着枪远去的军队的背影。

在对绘画作品和现实的态度上，贝特朗·巴龙与杨小民都表达出了共同的绘画理念，那就是对生活、生命的关注。在展览上出现了贝特朗·巴龙多幅以向日葵为主体的油画作品，《脆弱的阳光》《开满向日葵的田野》《北极光》等，向日葵的花瓣在贝特朗·巴龙笔下如同瓜牙般伸张开来，宛如生命的呐喊。而杨小民的《牧羊》《村庄》系列，《乡间响锣》《老汉》《收工》《歇晌》等许多作品画的都是他家乡面貌，生活里的小场景，画出了他眼中的家乡情节，人与动物的和谐相处，造型大胆，笔墨线条酣畅。杨小民表示，“没有触摸到生命，很难画出深刻的画，我醉心于用朴素的笔墨来表现极度强烈的生命张力和自然力量。”

贝特朗·巴龙完全按照法国的风格作画，而杨小民完全按照中国人的风格作画，虽然是两种不同的艺术风格，却得以在同一个空间内给人们展示他们在创作中不断思考人生、探讨生活中共通的内衷。在“巴黎对画南京”画展中，找不到两个相同的“梨”，却在这些作品中找到中西文化碰撞的焦点。

现代快报记者 柳林



“巴黎对画南京”展览现场 现代快报记者 施向辉 摄